

# 整个夏天，米米都和肯尼迪在一起

6



[美]米米·阿尔福德 著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友情推荐

## [内容简介]

美国已故总统肯尼迪的情妇米米·阿尔福德时隔半个世纪后出版回忆录，详细描述了她在白宫实习生时与肯尼迪一段长达18个月的隐秘恋情！

当年19岁青春美丽的她，如今已是69岁的祖母。她的回忆录给人们提供了一个全新的私人视角，展示了美国最具代表性的领导人隐藏半个世纪的恋情，讲述了一个女人如何进入神秘美妙的恋情，继而陷入苦痛的阴影，最终勇敢揭开真相。书中还有惊人的爆料，在冷战时代，作为美国掌舵人肯尼迪对世界的杀伐决断抑或似水柔情。

## [上期回顾]

米米和戴夫·波瓦斯等人在白宫二楼喝酒，总统带米米参观白宫，在第一夫人的卧室里和米米发生了关系。

## 名人传记

第二天早晨，我走进白宫，试着装得若无其事，显得很自然。这是我唯一能掩饰内心焦虑的办法。我总觉得新闻办公室里每个人用直觉就能知道，昨天在二楼发生了什么。我尤其害怕遇上菲德和吉尔。她们会怎么想？又知道些什么？

结果我似乎白担心了。我9点整踏入办公室，一切如故。有两位同事比我稍早到几分钟，已经坐在桌子后面，正在除去打字机上的罩子。她们冲我打了招呼就自顾自做事了。皮埃尔·萨林格不在办公室里。整个环境静得古怪诡异，这提醒了我，今天是周五，人们有别的事要做，不会被绑在办公桌上。

所有这一切都在提醒我自己是多么无足轻重。我只是一个夏季实习生而已，剪剪电报，接接电话，几乎不为人注意。若说因和总统的事而担忧的话，那不过是我自己脑子里的幻想罢了，因为我在任何旁人脑子里，都不会出现。当然我也不会出现在总统脑子里。

大约一周前，他宣布支持他兄弟泰德顶替他此前在参议院里马萨诸塞州的席位。他把为65岁以上美国人提供卫生保健列为政府头等大事之一。当然还有，永远的经济振兴、避免衰退、平衡预算、控制通胀，还要想办法安抚美国企业界，告诉他们总统是倾向于他们的。他45岁生日那天，道琼斯指数跌到历史最低点，这让商业报刊找到了灵感，开始炒作“肯尼迪大崩溃”。

一言以蔽之，1962年初夏，总统要关心的事情实在是太多、太紧急了。我从没幻想过我会名列其中。

那个周五早晨，我坐在办公桌后面，正在为手头上的事忙得不可开交。当我偶尔听到一句，办公室里

某位同事说总统这个周末会去和第一夫人会合，我一下子感到轻松了许多。

那个周末，我没有打电话给我父母。

我没有打电话给我姐姐。

我没有见任何朋友。

我也没有和室友说话。感谢上帝，温迪这个周末不在。

这并不意味着我这个周末躲了起来或是为自己哀婉。我越是焦虑，越把一切安排得有有条理。所以整个周末我都在洗衣服、清理厨房、拖地板、倒垃圾、重新填满了冰箱。

周日夜晚，我的焦虑达到了顶峰。我发现我根本不知道自己到底期待从这份工作中获得什么。我之前想去白宫工作，去学习，我在新闻办公室的头三天确实如此，但周四晚上的事，永远改变了这一切。我陷入了迷茫。那地方，那些人，还有我在那儿，这一切有什么意义？在一瞬间，我甚至不想再回白宫了。我提醒自己也要勇敢，然后就爬上床。

在白宫的第二周开始得很平静。我还是没在办公室里遇见菲德或是吉尔，也没有再接到戴夫·波瓦斯的电话。我一直低着头，忙着完成我在周一早晨的职责，我听到有人说，总统已经从格林欧拉别墅回来了，肯尼迪夫人则留在了弗吉尼亚。我坐在桌子后面，呆若木鸡，眼睛紧盯着电话。要是电话响了怎么办？如果是戴夫打来的怎么办？

我祈祷电话铃声不要响起。

但铃声还是响起了。正是戴夫·波瓦斯：“你中午想不想去游个泳？”

戴夫·波瓦斯的电话不过持续了十五秒钟，却是我个人的中轴点，如果我简简单单说个“不”，那一切都会变得大为不同。但我没有。

我并不是很了解戴夫或是总统。其实戴夫不会因为一名实习生说中午不愿和他上司一起去游泳而勃然大怒。但那时的我相信，如果说了“不”，那就永远不可能实现在白宫全职工作的梦想了。19岁的女孩接过了戴夫·波瓦斯递出的橄榄枝。她有生以来头一次独自作战，离开父母家人、兄弟姐妹、同学好友。她决意享受人生，管它三七二十一呢。

这就是为什么我从桌边站起来，走到了泳池边。

菲德和吉尔已经在水里了，围着总统游，打着圈儿。他漂浮在水面上，脸朝着天，让温水舒缓着他的背痛，和菲德、吉尔互相开着玩笑。他只是略微示意，说明他知道我来了，没暴露任何可能暗示我们几天前发生过什么的信号。我却没法鼓起勇气看他一眼。我滑进池里，向他们游去。总统看到我似乎很开心，他问我周末过得好不好，工作顺不顺，除此之外就没有别的什么了。就算他对上次的事有些遗憾或是感到负罪的话，他也没有表现出来。

后来回想起来，这是很精明的，肯定也是老于世故者下意识的反应。他创造了一种自然的氛围，让我渐渐放松下来。总统没有碰我，没有任何特殊待遇，也没有做任何不合适的事情，这让我略感欣慰。所以那天下午戴夫又打电话问我下班后愿不愿意上楼去当官邸时，我点了头，我还想菲德和吉尔应该也会在那里。

但实际上，会客厅里空无一人。几分钟后，总统来了。“留下来吃晚饭吧，米米！”他说。我僵住了。

“再来杯台克利？”不一会儿他就带我进了另一间卧室，我之前从没见过，这应该不是他本人的。“你想洗个澡吗？”他给我指出了浴室的位

置。“我在我卧室里等你。”说完他就走了，留下我一个。

我们的韵事就这样开始了。

虽然总统日程很紧凑，但他不得不为他的背疼挤出时间来，中午必须要到泳池里去泡一会儿，每天至少一次。这例行公事让他不得不成了习惯的俘虏，也成了我的。我是在中午或是工作日快结束的时候和总统一块儿游泳，然后急匆匆地跑回办公室，等着电话来叫我晚上上楼。当然决定会不会有这些电话的，就是肯尼迪夫人在不在白宫，更坦白地说，是要她不在。

第一晚之后，我们再也没有回去过肯尼迪夫人的房间。我们一直在他的房间里。我们在一起的时间越来越多，我渐渐不再感到这份关系很荒唐，我也不再觉得很尴尬。总统很懂得如何消除空气中的尴尬气氛——那来源于我们之间相对身份赤裸裸的不平衡——他总是回避这个事实，叫我“学生”，还好像总是自得其乐。我们在一起的时候他总是更像个孩子，很放松。

第一个夏天我们就把他卧室那个简洁的浴室变成了我们的私属SPA房，里面有厚白毛巾、奢侈品肥皂，绒毛白袍子上面印着总统玺。唯一不太协调的是一队橡皮小鸭子，那是秋天时拿进来的，是肯尼迪总统的朋友送他的，他把它们沿着澡盆边缘一只一只地排开摆到上面。每次只要看到这些鸭子，他立即就露出了调皮的一面。我们用他家族成员的名字给小鸭子们命名，给它们编故事，还经常让它们赛跑。从浴缸这头到那一头。50年后，我的秘密泄露，我跟朋友聊起这些鸭子，她说：“你这那是风流韵事，简直就是小孩子过家家。”

# 高阳遭到盗门当家人的追杀

7

## 网络热门



高阳 著  
上海三联书店友情推荐

## [内容简介]

自古以来，便有三教九流之分，于是便渐渐延伸出了无数的行当。但还有一些不入天下百行的门道，却也存在于三教九流之中。其中最具传奇色彩最有代表性并且组织庞大的八门行当，被人称为江湖外八行！它们分别是千门、盗门、索命门、兰花门、神调门、蛊门、红手绢、机关门。本书所写的就是以千门主将高阳为主线展开的这江湖外八门与沈万三后人之间的恩怨纠葛以及这九股势力之间围绕《永乐大典》展开的明争暗斗，然而到最后却发现这里面竟然蕴藏着一个巨大的骗局……该小说是《鬼吹灯》之后邪派小说的重要收获，创作谨慎，结构宏大，引人入胜。

## [上期回顾]

高阳来到汴州，见到了三年没见的沈舒原，沈舒原告诉高阳，盗门在融乔和沈家在抢一块地。

深夜。高阳一个人走在汴州街头，一个从融乔“借”来的手机已经被他打开。此时他正在翻着手机上的电话本，研究要给谁打电话。打了一个电话后，高阳又走了一段，一直走到蓬莱大酒店对面，他才将手机丢进垃圾桶中，将剩下的最后一副指膜换上。也就在高阳挂断电话的五分钟后，陈亚男等外派专案组成员被急促的电话铃声惊醒了。“被骗手机终于开机了，现在已经锁定了被骗手机的位置，你们立即与当地警方合作，在富强路与民生路段进行排查！”

警方在蓬莱大酒店找到高阳丢弃的手机时已经是深夜两点三十分。就在融乔、汴州两地的警务人员都在蓬莱大酒店那边忙乎的时候，我们的千门主将已经到了火车站。高阳还买了一张VIP贵宾候车室的门票，这样就可以提前进站。在火车还有二十分钟才进站的时候，高阳提前进入了站台，当他刚从地下通道走出的时候，一个人出现在他面前。“高世兄，为何走得如此匆忙啊？”关啸一脸坏笑地看着高阳。

“这不是关兄弟吗？好巧！”由于身边的行人不少，高阳和关啸见面后立马做出一副老朋友偶遇的姿态聊了起来。直到所有人都走进站台，高阳和关啸二人才找了一个没人的地方站定。“这一局你恐怕要输了。”关啸看着高阳沉声说道。

高阳笑道：“未必哦！”关啸是丁八爷的关门弟子，也是现在盗门的当家人，盗门的大小事宜主要由他负责，除非有重要事情，丁八爷才会出面。在沈家的第二天，关啸曾带人去偷沈家的传家之宝——聚宝盆，但被高阳识破他们的偷盗之法，聚宝盆得以保存。关啸非常恼火，就报警让警察去沈家调查高阳，但被高阳轻松设局躲过。高阳推测他不会善罢甘休，于是决定离开沈家。

高阳问道：“你要留下我？”关啸

反问道：“你认为我留不住？”高阳点头道：“是的！”“你走一个我看！”关啸双手同时垂下，银白色的合金丝从双手的中指间滑出。高阳没有做出一丝要战斗的准备，只是看着不远处的铁路，自语般地说道：“丁八爷到汴州了。”

师父丁八已经到了汴州这件事除了自己之外，就连盗门中都没有任何人知道，关啸很奇怪高阳是如何得知的，于是问道：“你是怎么知道的？”高阳面带轻蔑之色，看着关啸说道：“因为你识不破我的局，你能来此截我，一定是丁八爷告诉你的！”关啸被高阳的眼神和语言激得愤怒异常，就连语调都有些异常：“我可能杀了你！”

就在这远处警示红灯亮起，有车进站了。汽笛充斥在整个站台之上。车头灯已经打了过来，耀眼异常。“你不能。”高阳上前一步迈过警戒线，跳入铁道槽中。此时火车距离高、关二人只有二十米不到的距离。就在高阳跳入铁道的瞬间，关啸一个纵身也跳了下去。

二人的举动惊动了所有等车的乘客，但大家无法看到二人跳下去是要干什么。因为火车已经开了过来，挡住了这一面的视线。大家唯一能确定的是这两个人都没有被车撞到，因为在车开过来的一瞬间，大家恍惚看到二人都走到了两条铁轨的中间地段。

就在火车开过的同时，陈亚男也带着其他警察从地下通道冲了出来，开始在人群中四处搜索。来车并不是北京的那一辆。那班次要等这车开走后十分钟才能进站，这一班车是开往大省的。就在搜索的过程中，陈亚男等人听乘客们说起了方才两个奇怪的跳轨之人。于是四人急忙从两个方向绕过火车去另一面搜查。四人绕过列车赶到四号站台的另一面时，铁路中间已有很多铁路警察在了，他们正拿着电筒在

检查车底。一问才明白，原来他们也是在寻找方才跳轨的那两个人。可直到火车开走，众人没有发现二人的踪迹，这二人就仿佛凭空消失了一般。

“师父，嗝儿给您丢脸了！”关啸低头轻语。老者没有理会一旁的关啸，只是看着远处的列车沉默不语。关啸好半天后才仗着胆子低声问道：“师父刚才为何不留住他？”“留他干什么？请他吃饭？”老者仍然目视远方。关啸愣了一下后说：“可他坏了我们的计划。”

老者冷哼一声后说：“是你先扯鹰爪子进来的？”“是。”关啸老实答道。老者瞪了关啸一眼后道：“好一手两面照，幸好千门八将中只有他一人在此，要是火反二将也在，恐怕我盗门就要栽跟头了。”关啸惊讶地问道：“难道连您也斗不过千门火将？”老者长叹一声道：“千门恐怕以后要有两个火将了。你知道方才对手切你颈动脉的一刀叫什么吗？”

关啸想起刚才那一刀不禁有些后怕，若不是刚才师父丁八用合金丝缠住了高阳的手腕，恐怕自己现在已经横尸当场了。见关啸不语，丁八继续说道：“那是柳七的刀法，是柳七的第四刀。”关啸当然听说过柳七，同样也听说过被江湖人传得神乎其神的“柳门七刀”。虽然方才差点死在高阳的刀下，但毕竟也苦学了十几年，寒暑不误，关啸当下有些不服地说道：“我方才是有些大意了，想他乃千门主将，即使会些手段也高明不到哪里去，谁知他竟然学了那些杀手的野把式。”

丁八侧目看他道：“野把式？柳七在江湖横行百余年，没人见他出过第七刀。见过他第六刀的人也都已经是死人了！不过从这个千门后辈逃开的身形来看他应该有寒疾在身，以他的身体状况能用出四刀就已经不错了。融乔的事情你不用管了，你跑一趟河南吧，啃丫头去，

你们两个一起请你徐叔过来。”

高阳此时正在开往广西的火车车顶上。丁八的出现打乱了他所有的计划，他并不确定丁八是否想要自己的命，他不敢去赌，江湖上千门主将看不透的人不多，但不巧丁八就是其中一个。所以在火车开动的瞬间，他跳上车顶。

一直在车顶呆着也不是办法，而且刚才那一刀再一次带动了他体内的寒气。此时他觉得身体仿佛被无数冰刀扎了一样，如果再不找个地方安稳地休息一下，他甚至有掉下去的危险。但怎么下去呢？这时高阳忽然发现自己抓的这个扶手有问题。天窗！对，一定是天窗。幸好柳七爷给的两把刀够硬，可以当螺丝刀用，高阳用了近半个小时的时间，才将天窗盖子上的螺丝全部卸了下来。从天窗到车厢顶部之间，还有一个不到半米高的夹层，这正好成了高阳的休息之地。高阳就在这夹层中慢慢地睡着了。

也不知过了多久，他被一阵喧哗声吵醒，迷迷糊糊中高阳的第一反应就是到终点站了。把耳朵贴在车厢顶仔细听了一阵，才知道车并没有到达终点，只是临时停车，下一站是一个叫百色的地方。高阳暗自庆幸。他轻轻打开天窗爬上车顶，扑面而来新鲜空气让高阳顿时精神一爽。就在这时火车忽然缓缓动了起来，来不及细想，高阳立马跳了下去。由于根本没有时间观察路况，所以当高阳跳下去才发现落脚之处并不是沙石奠基的轨道旁，而是一处坡度起码有四十度的架路坡。双脚与严重倾斜的地面接触后的第一时间高阳就听见自己的脚腕处发出一声脆响，随后他一个跟头翻下架路坡就什么都知道了。

高阳再次醒来的时候已经是晚上。从所躺的木板床和身上的被子来分析，自己一定是被人救回来的。